

蜘蛛之寻

ZHI ZHU ZHI XUN

庄轲◎著

九月，烂漫的菊花开遍山野时
那人那事便跨越时空，
横亘于现实当中以为世间最珍贵的是「得不到」和「已失去」
却错过了当前，错过了眼前人一切是否还来得及

汕头大学出版社





蜘蛛之寻

ZHI ZHU ZHI XUN

庄轲◎著

汕头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蜘蛛之寻/庄轲著. —汕头: 汕头大学出版社, 2005.9

ISBN 7-81036-804-4

I. 蜘… II. 庄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83844 号

中文简体字版©2005 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周出版事业部授权, 同意经由汕头大学出版社, 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蜘蛛之寻

作 者: 庄 轲

责任编辑: 蒋惠敏 李资渝

责任校对: 廖醒梦

封面设计: 贾 嘉

插 画: IVY

责任技编: 姚健燕

出版发行: 汕头大学出版社

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: 515063

电 话: 0745-2903126 0754-2904596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 × 1168 1/32

印 张: 6 插 页: 6

字 数: 80 千字

版 次: 200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5000 册

定 价: 16.80 元

ISBN 7-81036-804-4/I·105

发行/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/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阁

3005 室 邮编 510620 电话/020-85250103

传真/020-85250103-6001 马新发行所/城邦(马新)出版集团

电话/603-9056 3833 传真/603-9056 2833

E-mail: citeckm@pd.jaring.my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

佛祖问千年修行的蜘蛛：「世上什么最珍贵？」

「是『得不到』与『已失去』。」

三千年来，蜘蛛执着同样的答案而无丝毫更改。

佛祖微笑：「既然如此，就让你到人间历练一番吧！」

.....



蜘蛛之寻

ZHI ZHU ZHI XUN

庄柯◎著

在千年轮回的梦境中，它执着地寻找着那个它爱的人。它用尽了所有的力气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它终于明白，原来它爱的人，已经不在它的身边了。它终于明白，原来它爱的人，已经不在它的身边了。它终于明白，原来它爱的人，已经不在它的身边了。



蜘蛛之寻

ZHI ZHU ZHI XUN

庄柯◎著

在千年轮回的梦境中，它执着地寻找着那个它爱的人。它用尽了所有的力气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它终于明白，原来它爱的人，已经不在它的身边了。它终于明白，原来它爱的人，已经不在它的身边了。它终于明白，原来它爱的人，已经不在它的身边了。



蜘蛛之寻

ZHI ZHU ZHI XUN

庄柯◎著

在千年轮回的梦境中，它执着地寻找着那个它爱的人。它用尽了所有的力气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它终于明白，原来它爱的人，已经不在它的身边了。它终于明白，原来它爱的人，已经不在它的身边了。它终于明白，原来它爱的人，已经不在它的身边了。



佛祖问千年修行的蜘蛛

「世上什么最珍贵？」

「是「得不到」与「已失去」。」

三千年来，蜘蛛执着同样的答案而无丝毫更改。

佛祖微笑「既如此，就让你到人间历练一番吧！」

1

这个城市虽然立了秋，却依旧炎热。阳光炙烤大地，街上除了无奈等待绿灯的车辆，只有三四个行人，他们为了躲避烈日，从一个树荫闪避到另一个树荫，急急缓缓地显得行动诡异。洒水车过后，地面的水很快被蒸发，热烘烘的水汽令街道犹如沸腾的锅炉。

我在烈日下悠闲地行走，悠闲只是一种状态，不能表现本质的状态。城市的天空亮白刺眼，我没戴墨镜，任阳光在眼皮上灼烫，灼烫得近乎疼痛。

附近有家 CD 屋，飘来的音乐竟是 Enya 的 *Fallen Embers*（飘落的灰烬）。我停下脚步。她是我喜欢的歌手。幽远磁性的声音，如天籁，如沁入烦躁空气中的清风。CD 屋内冷气弥漫，我在里面徘徊了很久，其实只是为了寻找一个栖憩的地方。从 CD 屋出来，手里拿了 Enya 的专辑 *A Day without Rain*。再去哪？我有些茫然。

米米打来电话。

“在哪？”

“在我该在的地方。”

她嗤嗤发笑。

“安道，我在你后面。”

我扭头。长长的马路，三三两两的行人。我有种被愚弄的气恼。

“米米，你很幼稚。”

“行了，太阳很大，别在街上闲逛了，还嫌自己晒得不够黑？”

她的语气温柔，但有软软的命令，我无条件接受，挂了电话开始后悔，后悔对米米的态度过于生硬。我已经告诫自己很多次了，好在米米从不介意。抬头望天，湛蓝的晴空，没有一丝云。

我在房门前掏出钥匙，水珠匙扣撞到门上发出清脆的响声。我定了定，这是米米强行挂在我钥匙上的。她说，让它永远跟着你回家。

冰箱里有米米留下的饭菜。凉拌黄瓜丝，青绿细丝，有点酸甜，还有一片笑脸的胡萝卜片，是她用小刀刻的。她喜欢一边嚼口香糖，一边趴在桌子上折腾胡萝卜，这一片就被她斜斜地贴在盘子沿上，像她那样咧着嘴傻笑。

黄昏时分，音乐戛然而止，冷气也没了。停电了！

这个沿江的城市，有着丰富的水源，如果不遇上干旱或用电高峰期，停电的几率本应很小。我打开窗，远处一轮太阳柔和圆满，余晖笼罩着城市的上空。从十六楼俯瞰下去，密密麻麻的钢筋森林，行人如蚁，除了隐约传来的车鸣与嘈杂人声，我感觉不到任何有关温情的色彩。

夜沉得很快。坐在黑暗里，看着城市的灯火像浪的海洋此起彼伏，有种说不出的惆怅。夜本来是属于我的，从出生那一刻开始，我似乎注定在白日沉睡，黄昏之后苏醒，周而复始。



我曾这么告诉米米时，她表情夸张得恐怖，随后拍着胸口哆嗦。

“我好怕，你会不会是吸血鬼？”

我奋力地拍打她的屁股，她搂着床单在床上跳来跳去地躲闪，累了，长长的头发散乱在白床单上。她倒着望我，眼波如水，缓缓地伸过双手，搂住我的脖子说：

“你就是吸干了我的血，我也心甘情愿。”

我知道米米说的是假话，逢场作戏的对白罢了。因为我们只是情人，情人是在怀中刹那绽放的昙花，虽瑰丽却短暂，也正因为此，我和米米注定将是互取所需的两个陌生人，我们永难相属，就像我和这个生活了将近十年的城市。

这个璀璨星光，流明灯火的城市，如米米腰前佩带的珍珠流苏腰带，妩媚、迷离。这样的舞台从来不乏时尚的男男女女，他们攒动着，细细密密的汗珠与窃窃呢喃的耳语如暗香在城市中泛滥涌动。而我如局外人，对它冷眼旁观。街道上行人攘攘，空气中飘来炸鱼丸和臭豆腐的香味，十分真实的味道。每每行走其中，魂却浮在上空，浮在灯火之外。

我知道自己开始陷入周而复始的幻觉中。每年临近十月菊花飘香的时候，没有任何起因，也不为人知。或许是因为人的命运会受潮汐月圆或磁场所影响，虽然听起来像无稽之谈，但却是唯一合理的解释。

我本无信仰，无神论者，不爱看奇异小说，事业稳定，人生简单。但每到这个季节，我便成了一条冬眠的蛇，开

始陷入困顿，潜入到洞穴里做一整季阴郁的梦。

恍惚只是前兆，我的思绪仿佛被刀割断，一截一截扔在某个不知名的地点或空间，又像是受了预言的诅咒，在随处某地，我即将去到的地方，岩浆般喷薄而出，令我猝不及防遭到火灼般的疼痛。有些是想遗忘的回忆，像祥林嫂般的在脑子里复述；有些是错觉，那人那事跨越时空横亘在现实当中，我逾越不去，愣愣地等着它们消失，哪怕在大街上，我也可以站定一小时之久，无论周围谁用嘲弄的眼神看我。

唯一在这期间感到幸运的是，在错觉时我知道是错觉，即使拂之不去这些影像，至少还能控制自己不沉沦其中。这是教训得出的经验，这种现象出现的第一年，我差点被卷进车轮下。第二年，我摔了腿，所幸没骨折。持续到第六年，我已能如旁人冷眼走过了。





2

今天是九月二十号清晨六点。

九点的会议，十二点的聚餐。午后想去趟海幢寺，《浮生六记》中描绘海幢寺内有株榕树，大可十余抱。于是很想去看看这些几百年的古榕。听说还有一株植于明代的鹰爪兰古树今天也还枝叶婆娑，存于公园内，老树新枝，荫天蔽日。突然想起家乡村口的榕树，去海幢寺的冲动便越来越强烈，像根藤深入骨髓奇痒难耐。

老陈的电话一早就来亲候了：“记得带双皮奶，那种冻冻嫩嫩的奶羹。”我告诉他中午时间紧，因为打算去看古榕树。他奇怪地说几棵树有什么看头，不管那些，你得先把双皮奶买着搁在包里。

时间尚早，我又陷入昏睡，半梦半醒之间，似乎听到老钟“铛铛铛”敲响，声音沉闷。我从老家带出来的唯一财产就是老钟。雕花的红木外框，梅花指针，吊着铜色发旧的钟摆。钟是姥爷留下的，保存这老钟费了他们不少的周折，尽管不值什么钱。

老钟见证。我是夜里十二点准点降生，不差分毫。

那天晚上，没有任何星光，白日里便是阴沉沉的，晚上更是漆黑不见五指。本来死活不出门的接生婆赖不过父亲的央求，在赶来的路上摔了跤，跌掉了颗牙齿，她捶胸顿足地向父亲索赔。母亲在微弱的烛光下奄奄一息地难产，连叫晦气的接生婆刚跨进门坎，黑暗里，沉闷的钟声和我

嘹亮的啼哭骤然响起，吓得她夺路而逃。

那晚是阴历三月初三，乡下人忌讳的“鬼门关”。据说那天是鬼魂的盛会，所以各家各户在门口都会摆上供品，以防止鬼进屋来骚扰生人。那晚月黑风高，乌鸦特别多，在夜空里扑刷刷地飞，家家户户关门很早。土昆的爹是不信邪的，半夜里听到院子有走来走去脚步声，就点了蜡烛出门看。烛火被一阵阴风倏地吹熄了，明灭之间，他看到了井边有人打水，浑身湿漉漉的。吓得他缩回屋子里一夜未合眼。

我恰巧就在那夜出生，午夜十二点，鬼门大开之时。

第二天，村里对我的出世有了揣测，加上接生婆的添油加醋，有关我不祥的传闻便在村里沸沸扬扬。

母亲不能再孕更验证了传闻，人丁单薄的家庭在村里是极为可悲的，没有劳力意味着衰败。我父母世代守着地过日子，一亩三分地就是他们的命。村里人的感情是单纯的，爱憎分明，他们同情我的父母，对我则是毫不掩饰的厌嫌之意。在以后的生活中，他们对我的父母有着莫大的资助，而我的童年是晦涩而孤独的，没有伙伴，没有游戏。

九岁那年，村里四个孩子跑到十二里外的水库游泳，我怯怯地远远跟着。他们用石子撵也没击退我，只有骂骂咧咧地往前走。水库的水清幽深邃，在烈日下荡漾着一脸暧昧的笑容，五个孩子义无反顾地投入它充满吸引力的怀中。

有人提议，离他远点。有人接口道，谁游不到最远最深就是孬种。他们轻蔑地瞟了我一眼，奋力向前。我从不指望友情会奇迹般地出现在我身上，所以丝毫不介意，我



在乎的只是取得来水库的路线。

环顾四周，蓊郁的大树，翠绿欲滴，水库的水，更像一块偌大的绿翡翠。在清绿的湖中，我看到自己的倒影荡荡悠悠，用手掬起一汪水，在阳光下，它们跳着舞唱着歌调皮地眨着眼睛，从指缝里溜走。我缓缓地蹲下来，轻柔的水瞬间拥住了我，清凉透彻心肺。我舒心地向后仰，水托起了身体，它们在我裸露的背下涌动，温和柔情。

我扎了个猛子，鼓起劲开始向前游，忽然发觉四周异常的寂静，树林里传来几声鸟鸣。我的伙伴莫名消失了，远处只有轻微的涟漪。它们泛着淡淡的水晕从远处向我荡来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不明显，像个隐匿的阴谋家正不动声色地靠近我，慢慢伸出扼杀的双手。恐惧令我惊悚地跳起来，拼命往岸上划。

那天村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水库边，唯有我不敢靠近。伙伴们被大人陆续从水中捞起，像捞一条条水草。他们都平躺在湖边，浮肿惨白的脸齐刷刷地向着我，阴森恐怖。我恐惧地叫起来，他们的父母冲上前，哭天喊地地要我赔命。

九岁那年，我就知道村里人的仇恨从来就没有理由。他们的爱与恨简单明了，从不掩饰。也许是憎恨我成为侥幸生还者，忌恨老天眷顾我胜过他们的孩子，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层。更多的人认为是我克死了他们的孩子，该死的本来是我这个晦气鬼，是他们替我还了命，而且还是四条命。

土昆爹突然叫道：“一定是他，是了，就是他，他是落水鬼转世。九年前那晚，在我家院子里，见到的就

是他。”

他的断言让村里人毛骨悚然，他们害怕了，继而更愤怒了。冥冥众生里竟掺杂了鬼魅。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村民向我一步步逼近。这时，父亲像大山一样挡在我面前，眼睛红得布满血丝，比任何一位失去孩子的父母更具爆发力。我的母亲直直地跪在地上，她的头垂到胸前，一副罪大恶极甘愿受千刀万剐的样子。

村里人退却了，他们在强者面前选择了退却。他们骂骂咧咧，哭天喊地，悲痛欲绝。

那天是我见到最多人流泪的一天，也是最悲伤的一天。

所有人离开了，父亲在水库前握紧了拳头，我害怕得发抖。他一把抱起我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稻子，你一定要离开这里，这里没有你的活路。”我盯着父亲悲凉的眼睛，重重地点头。

读书是通往天堂的唯一出路，其实谁也不知道天堂到底是什么样子。父亲也不知道，他只是固执地相信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高到什么状态，他不清楚，那只是一种直觉，一种渴望挣脱命运的直觉。这点是我很久以后才体会到的。当时的父亲唯一了解的一点就是，读书可以远远离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，不仅仅再为填肚子而生存。

父亲的选择再度在村里掀起波澜。他们骂他是傻子，放着骨头硬朗的帮手不下田，整日像供菩萨似的将我关在房里，还花钱去买写着字的纸。无论如何，我上了学，是全村唯一读书的学生，尽管每天要走上十几里地，但我与父亲都充满了希望。



3

飞机穿越云层时遇到气流，空服人员清脆的提醒声让我回过心神。机身震荡后回复平稳，从小窗望去，一条蓝色的玉带将云团分隔了界线，如絮的白云像梯田一般层层叠嶂。

梯田？我的头又痛起来，这是周期反应。老陈曾多次催我去医院，我总是一拖再拖。或许是受父辈的影响，父母的一生是纯粹自然的，从生到死，没借助任何外力挽救过他们将逝的生命。医院的概念离我非常遥远，遥远得似乎是另一个国度的事情。

回到武汉，已是深夜了。天河机场的出口处围满了焦急等待的人群，我一脸轩昂地拖着行李从人群中走过。当我走过他们，心骤然地疲惫下去。那些欢聚一堂的气氛永远不属于我，因为没有人会等我，等我的人在另一个空间，每个人必去的空间。在这里，我是孤独的。

出租车亮着大灯，有光的地方才看到路，而周遭的黑暗就像无边的虚空，涂着荧光粉的路标像引路的人，默无声息，却令车跟随得义无反顾。我忽然冒出奇怪的念头，如果路标将车引向悬崖，司机是否还这么义无反顾？连车速都不减，有着一一种盲目的信任。车在黑暗中行驶了很久，忽而消失忽而出现的路段，有种无路可走时又呈现柳暗花明的迫切感。

失望、希望，交替出没，像人的一生，在黑暗中不断地寻找出路。

司机显得很淡漠。整段路程，他只问了目的地，然后在进入市区时，因为一个乱窜的骑自行车的人，他伸出脑袋叽哩咕噜地骂了一通。骑车人也不示弱，在车后猛踩了一阵接口回骂。我对司机心存反感，他还在发泄牢骚，听清了几句。他骂骑车人死不足惜，可怜了老婆孩子，没责任的男人，啐！

坏心情和他的那口痰一起喷出了窗外，我忽然一阵轻松。

没有米米时，家显得冷清，没有生气，只有一只蜘蛛在墙角自顾不暇地忙碌织网。

厨房里没有烟火，凝在墙壁上的油星冰凉得像久远以前的琥珀，房间里透着湿冷的潮气。我打了个寒颤，很快开了灯。在这个租来的房子里我呆了很多年，房东是我以前生意上的朋友，自从他出国后，这房子就以很低的租金交给了我。在他索回之前，我也许会一直呆在这里。

我把音乐打开，大力跳进浴缸。

米米曾说过：“以后要买不锈钢的浴缸，怕万一不结实，你和浴缸一块成为泡沫。浴缸碎了不打紧，就怕你碎得变色。”

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她白了我一眼：“你傻呀！血红血红！所以拜托你进浴缸别跳，轻手轻脚。”

我乐了：“蹑手蹑脚，做贼得了！”



米米嘀咕：“做贼也比这省心。”

我揪了米米的脸。

“放心吧，傻姑娘，你不会呆到我变色的那一天。”

米米勉强地笑了，淡淡抛下一句：

“差点忘了，我们只是情人。”

每一次洗澡，我就会想起这段对白。被人惦记，只要不是被贼惦记，都会令人快乐。所以想到米米当时恐惧的表情，水温便暖起来。

泡沫越漫越高，漫到下巴，我企图把手搁在泡沫上，看上去它是那么的实在，当然手一松懈时，便猛然地下沉。我自嘲地笑了，闭上眼睛，潜下身体，将自己淹没在白色的泡沫中。水温渐凉，我像一条鱼沉在水底，脊背贴在浴缸底部，冰凉的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唯有此时此刻，我才感到彻底的放松，贪婪地享受随水荡漾的舒适惬意。直到需要呼吸的迫切感胜过一切思维，直到听到气泡汩汩冒出水面的声音，我才猛然冲出水面，深吸一口气，嗅到的全是咖啡馥郁的芳香。

咖啡。米米。

米米在印象中与咖啡似乎浑为一体。皮肤微褐，在灯光下闪着咖啡豆的油亮光芒。每喝一次咖啡，米米都会眨着眼对我说：

“看好啦！阿道，我端咖啡的样子，别忘记了。”

毫不掩饰做戏成分的女人，尽管我以绝对漫不经心的

态度，来应付她的把戏，但不可否认，这些不断重复的语言仍在我脑子里扎下了根。奇怪的圈套，虽浅显得一眼看穿，仍会令我愚昧地掉进去。

米米喜欢在浴缸里喝咖啡。她说同样是液体，却是一白一黑。我笑她是个傻子，纠正说水是透明的，不是白的。她反唇相讥，浴缸是白的，水就是白的，水是没定性的家伙，什么颜色的容器就有什么颜色的水。我不屑地笑，和女人一样。她非常生气，把黑咖啡倒进了我的洗澡水，咖啡像团墨色的云在水中晕漾开来。我破口大骂时，浴室门已被重重地摔上。

我喝下杯子里剩下的一点咖啡，那是种难以下咽的苦味，真不明白为什么许多人都自找苦吃。我觉得米米是在充小资，她喜欢那套媚俗的东西。等我意识到这一点时，才发现自己也愚蠢地这么做了。

我霍然从水里站出来，愤愤然地将咖啡一口抽光，粗鲁得像咬了米米一口，仍有不解恨之感。临睡前喝了半瓶酒，那才是真正属于男人的。酒是天使，它令人飞翔。把自己抛向柔软的床，重重地眩晕，我听到窗外有蝉鸣的声音，十六楼竟然可以听到蝉鸣，难道是幻觉？多奇怪的城市，高深莫测的天气，都立秋了，城市仍热得像火炉，冷气开了也不解热。

我做了场梦。银亮的小溪，满山红艳的杜鹃，还有比花笑得更灿烂的菊花。初春，乍暖还寒，菊花穿着碎花的